

運動身體經驗本源的追問

——相遇於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

劉一民*

摘要

本文認為，要想追問運動身體經驗的本源，為運動存有學找到研究的基點，透過梅洛龐蒂「基進反思」(radical reflection)充分的揭示，是一條可行的途徑。為完成這個設定的目標，將基進反思視為梅洛龐蒂哲學最主要的「方法」、「哲學」及「生存實踐」，並且以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視角作為切入點，進行梅洛龐蒂基進反思的系統化建構，是本文的研究重點。研究的進行重建了基進反思作為方法的具體圖像；指出基進反思是梅洛龐蒂哲學的基礎；確認基進反思是梅洛龐蒂哲學的生存實踐；並揭示運動身體經驗研究和運動存有學與基進反思的關係。

關鍵詞：梅洛龐蒂、基進反思、運動身體經驗、運動存有學

* 劉一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E-mail: t08003@mail2000.com.tw

Merleau-Ponty's Radical Ref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Sport Embodiment

I-Min Liu *

Abstract

The general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whether Maurice Merleau-Ponty's radical reflection offers an adequate foundation for sport embodiment.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thorough-going description of "radical reflection" as a key method used by Merleau-Ponty and then draw primarily on the description to present guiding clues for a radical reflection grounded theory of sport embodiment. In order to pin down what Merleau-Ponty really meant about the nature of radical reflection, this study draws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mong radical reflection as a method, a philosophy and an existential practice all together. Throughout the disclosure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radical reflection can thus deepen the study of sport embodiment and hence sport ontology.

Keywords: Merleau-Ponty, radical reflection, sport embodiment, sport ontology

* I-Min Liu, Professor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前言

本文的基本假定是，要想追問運動身體經驗的本源，為運動存有學找到研究的基點，透過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基進反思」（radical reflection）¹充分的揭示，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基於此，文章的目標有二，首先要系統化重建梅洛龐蒂終其一生，念茲在茲、反覆使用、「寓居」其中，不斷描述，卻從未完整呈現的「基進反思」；其二在確認一個重建的「基進反思」體系，可以作為運動存有學最佳的理論入口。為完成設定的目標，將基進反思視為梅洛龐蒂哲學最主要的「方法」、「哲學」及「生存實踐」，並且以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視角作為切入點，進行梅洛龐蒂基進反思的系統化建構，是本文的主要訴求。研究的進行，將在以下第二、三節，進入相關文獻、研究重要性及研究方法的討論；第四節著重在基進反思作為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圖像描繪；第五節探討基進反思作為運動存有學理論入口的可能性；第六節為寫作過程的曲折進行反思。

¹ radical reflection 在姜志輝翻譯的《知覺現象學》中，稱之為「徹底反思」，應該是取其「貫徹到底」，「直達到底」的意思，原本是很貼切的譯法，但是做為專有名詞，難免因為「徹底」一詞，過於通俗，極易造成混淆的狀況發生。過去筆者曾翻譯成「源根究本反省」（參見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源——主體性與創造性經驗的反省〉，《中華民國體育學報》，13（台北，1991）：53-62），主要將它當作反省方法看待，不盡合本文「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看法。如今，筆者最屬意的翻譯是「基（激）進反思」，但為了避免拗口，只好捨「激」就「基」。「激」取 radical 的 favoring great reforms（偏好激進改革）之義，指梅洛龐蒂在反思看法上的左派性格，和傳統哲學、科學或胡塞爾的現象學反思截然不同；「基」取 radical 的 of/ from the root or base 之義，指梅洛龐蒂的反思是鏗而不捨，要直逼經驗或事物的本源；「進」取動態前進之義，指梅洛龐蒂的反思不是靜態的、閉鎖的反省，而是動態的，不斷向世界經驗本源接近的行動力。

二、研究的重要性及相關文獻討論

梅洛龐蒂心中的現象學反思，是基進反思。基進反思要不斷地反思回到身體與世界接觸時的原始經驗，這種經驗的主要成分是「非思」(the unreflective)，那是一種不易自覺、也難以認知的「思」。針對「基進反思」，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有類定義式的說明：「只有當反思不和自身分離，認識到自己是對非思經驗的反思，因而也是我們存在的一種結構變化，反思才是真正的反思。」²

另外在題為〈哲學家 and 社會學〉的文章中，他進一步闡釋：

反思不再是重返超驗主體，以為超驗主體可以掌握開啓世界的鑰匙；它不再和對象切割，自認擁有對象。反思必需在接觸或聯繫中知覺對象，而這些接觸或聯繫，在一開始是超出我們理解能力的……
反思不再是進入眼前不同秩序的事物的通道；反思的第一要務，是敏銳地瞭解我們根本就寓居於眼前事物的秩序裏。³

對梅洛龐蒂來說，做為知覺的人、說話的人或運動的人，我們不是「超驗主體」（純粹的思想主體），而是註定寓居於世界的「身體主體」；基進反思是帶著身體經驗的反思，只能在實踐接觸中進行，無法和對象截然分開；反思瞄準的標的是「非思經驗」，因此容易超出理解能力。可以說梅洛龐蒂提出的是一個涉及人與自己，人與世界（包括他人、物及周遭環

²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New Jersey: The Humanities Press, 1962), 62. (筆者按：本文以下所有關於梅洛龐蒂原著片段的翻譯，雖然參考了相關著作的中文譯本，但主要是透過英文本，依照本人的瞭解重新翻譯過。譯文以淺顯易懂為主要目標，精確的逐字逐句對譯不是本文考慮的重點。)

³ Maurice Merleau-Ponty, *Signs*, trans. Richard C. McClea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64), 104-105.

境)活生生的反思關係,偏屬身體性或行動性的反思,和一般純粹思想性反思極不相同,如能得到充分揭示,將可以成為運動實踐經驗研究的利器。就在這樣的看法中,本文選擇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作為研究主題,具有下列學術上的理由:

(一)基進反思是梅氏哲學眾多方法中的方法

梅洛龐蒂的寫作,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為了不同的目的,提到過許許多多的方法,譬如「現象學描繪」(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存在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意向分析(intentional analysis)、身體反思(bodily reflection)、基進反思(radical reflection)、提問(interrogation)、否定哲學(negative philosophy)、間接方法(indirect method)、超反思(hyper-reflection)、超辯證(hyper-dialection)、間接存有學(indirect ontology)。但是從《知覺現象學》、⁴《知覺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學結論》、⁵《符號》、⁶《意義與無意義》、⁷一直到他臨死未完成的作品《可見的與不可見的》(第一章),到處可見到梅洛龐蒂討論基進反思的痕跡。甚至在《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先批評科學、反思哲學、沙特的哲學,與胡塞爾的現象學,再度強調基進反思的重要,並且為基進反思做進一步的基進化,提出他所謂「超反思」的概念。本文認為,基進反思是梅氏哲學眾多方法中的方法,而且和梅洛龐蒂的哲學及生存實踐,具有很「基進」的內在連貫性。

⁴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62, 213, 219, 242, 289, 365, 452.

⁵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trans. James M. Edi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64), 19.

⁶ Merleau-Ponty, Maurice, *Signs*, 104-105.

⁷ 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trans. Hubert L. Dreyfus and Patricia Allen Dreyfu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73), 28.

(二)梅洛龐蒂未曾對基進反思做過全面完整的圖像描繪

雖然基進反思是梅洛龐蒂畢生哲學活動中，一直發揮主導影響的方法，但他從未將這種方法的具體綱領、步驟或原則，有意地作系統清楚的交代。通常在他介紹基進反思時，總是先分析傳統哲學（笛卡兒和康德）、科學、和超驗現象學（亦即胡塞爾的超驗反思）的反思，指出這三種類型的反思均「預設」（presuppose）人們的知覺經驗（perceptual experience）或知覺信仰（perceptual faith），⁸接著指出重新進行一個所謂「反思的新觀念」⁹或「新形態反思」¹⁰的必要性，然後為這種「新」的反思方法不斷描述，但不作總結。或許因為基進反思是一種持續不斷追根究底的反思，他的目標又直指「非思」（unreflection）或知覺世界的原初狀態，梅洛龐蒂只能在寫作過程中，不斷為反思做反思，不停地反思的結果，一直未能給讀者基進反思的具體圖像。

(三)介紹梅式哲學的相關文獻，未曾對基進反思進行專題式的重建

雖然梅洛龐蒂在許多地方，很明確指稱他所進行的現象學反思有別於傳統哲學或胡塞爾現象學的反思，是基進式的反思，但梅式哲學相關的專書或專文，卻鮮少將基進反思作為專論的主題。通常關注梅洛龐蒂方法論的人，偏向透過哲學的觀點來作陳述，不特別對方法本身作獨立分開的討論（方法和哲學很難不緊密相關），因此他們可能指稱梅洛龐蒂的現象學

⁸ 對梅洛龐蒂而言，知覺（perception）是人們和被知覺世界之間最根本的經驗，它比較屬於「非思」性的知，不同於思想性的「認知」（cognition），它不單純來自人，而是人和世界互動時的產物，如同完形心理學所講的，「前景」（foreground）必然有背景（background）的襯托。後期梅洛龐蒂喜歡用「知覺信仰」替代「知覺」，是一種對「知覺」更「基進化」的說法。

⁹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220.

¹⁰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241.

方法是「存在現象學」、¹¹「含混的哲學」、¹²「本體論的詮釋學」；¹³有些人則從「存有學轉向」的觀點討論梅洛龐蒂的哲學方法；¹⁴另有些人關注梅洛龐蒂其他方法的使用，如間接的方法、¹⁵病理學還原、¹⁶現象學還原、¹⁷結構的辯證法；¹⁸當然還是有很多人注意到梅洛龐蒂自我宣稱的基進反思，¹⁹不過他們並未對基進反思做過具體的梳理。²⁰

¹¹ 此觀點的相關書籍可參閱：Marry Rose Barral, “Merleau-Ponty on the body,”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2 (1969): 171-179; Remy G. Kwant, *From Phenomenology to Metaphysics: An Inquiry into the Last Period of Merleau-Ponty's Philosophical Life* (Pittsburg: Dequesne U. Press, 1966); Richard M. Zaner, *The Problem of Embodiment: Some 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

¹² 這是對梅洛龐蒂哲學普遍的指稱，他曾親自為此做過辯護，參見 Maurice Merleau-Ponty,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trans. John Wild & James Edi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63), 1-4.

¹³ 參見錢捷，〈本體的詮釋——析梅洛龐蒂現象學的「肉體」概念〉，《哲學研究》，5、6（北京，2001）：31-35、53-61。

¹⁴ 相關著作：Kwant, Remy G., *From Phenomenology to Metaphysics: An Inquiry into the Last Period of Merleau-Ponty's Philosophical Life*; Remy G. Kwant, “The human body as the self-awareness of Being,” *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7. 2 (Spring, 1968); Gary Brent Madison, *The Phenomenology of Merleau-Ponty* (Ohio: Ohio U. Press, 1981); 余碧平，〈論梅洛龐蒂的肉體概念〉，《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上海，2005.05）。

¹⁵ 劉國英，〈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方法〉，《中大人文學報》，1（香港，1997）：240-251。

¹⁶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台北：心靈工坊，2006），28-67。

¹⁷ Joel Smith, “Merleau-Ponty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Inquiry*, 48.6 (London, 2005): 553-571。

¹⁸ 驚田清一著，〈梅洛龐蒂——認識論的割斷〉（劉績生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41。

¹⁹ 如 Raymond Herbenick, “Merleau-Ponty and the primacy of reflection,” *The Horizons of the Flesh*, ed. Garth Gillan, (Carbondale, 1973); Ted Toadvide, “Phenomenology and ‘hyper-reflection,’” *Merleau-Ponty: Key Concepts*, ed. Rosalyn Diprose and Jack Reynolds (Stocksfield, 2008); Calvin O. Schrag, *Radical Ref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Sciences* (West Lafayette: Purdue U. Press, 1980).

²⁰ 有關梅氏哲學的英文文獻，論及他的現象學方法或思想時，提及 radical reflection 極為常見；但中文相關文獻，很少有人以專有名詞的方式，特別提到「基進反思」（radical reflection）或「基進取向」（a radical turn）。譬如說，網路上的維基百科 Maurice Merleau-Ponty 項下，對哲學家生平及思想的介紹裏，英文版提到「基進反思不斷回到前反思意識上作反思，和塞尚的繪畫理論近似，不同於科學的做法」，在中文版中完全看不到（中文版雖然翻譯自英文版，但內容有部份刪減）。本文以

譬如說，赫本尼克在〈梅洛龐蒂和反思優先〉²¹一文的開場，信誓旦旦要揭示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但是論文進行中，並未進入基進反思本身的分析，反而另外提出「活出身體」(living the body)和「意向分析」兩種方法；梅洛龐蒂專家圖德曼，儘管在相關著作裡不斷提及基進反思，甚至以梅洛龐蒂後期作品的超反思(hyper-reflection)做為論文主題，但他的討論仍偏於基進反思的哲學面，焦點不在其方法面上；²²至於許拉格的《基進反思與科學的本源》²³一書，雖然毫不含糊，指明他使用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作為研究方法及方法論，以揭露人類科學的基源，但在書中他仍無意對基進反思本身進行更具體的分析，以致於寇克曼還特別針對該書提出以下的問題：「我們不禁要問，許拉格的基進反思是否已經完整做了界定；是否給了清楚的綱領和原則，能夠有效引導人們做這樣的反省？」²⁴

雖然寇克曼的提問，是針對許拉格的寫作發出的，但他的提問，對有關梅洛龐蒂基進反思相關文獻忽略的地方，仍然是一針見血、非常恰當的說明。

(四)基進反思可成為研究運動實踐經驗的利器

按照梅洛龐蒂有關基進反思的看法，我們可以說，一個體育學術工作者，當他自許以純粹的智性或科學的方式理解運動世界時，做的是一種超然，與對象分離的「思想性反思」，這雖然是當今體育研究的主流，但因為忽略了「非思」的重要性，容易和運動的實際經驗偏離；而一個運動實踐者，在實際的運動過程中，卻又置身於「非思」的狀態，用左撲、右閃、

「基進反思」替代「徹底反思」的原因之一，正是擔心「徹底」一詞在閱讀中被視為一般名詞而忽略其特別的意涵。

²¹ Herbenick, "Merleau-Ponty and the primacy of reflection."

²² Toadvide, "Phenomenology and 'hyper-reflection'."

²³ Schrag, Calvin O., *Radical Ref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Sciences*.

²⁴ Joseph J. Kockelman, "Book review on Calvin Schrag's radical ref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human sciences,"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12(January, 1981): 27.

下蹲、上蹬、排球扣殺、網球發球……等各種行動，（基進）反思著身心的矛盾或交融；在教練督促、友朋鼓勵、對手挑釁，或無數旁人眼光的簇擁下，（基進）反思著人我間高強度的共涉或推拒；在身體與球具、設施、周遭環境的彼此孕育交織裏，（基進）反思著球拍的張力、飛球的軌跡、場地的彈跳、風向的影響。可以說，運動人是貼近身體與世界的原始經驗，不斷進行基進反思，追求各式各樣身體創意表達的一群人。基進反思恰是運動人的身體反思方式，是運動場上思想創意的來源，釐清梅洛龐蒂的基進方式，將可更深入揭開運動實踐「思」的面紗。

上述討論帶出的看法，更呈顯本研究主題的重要性。尤其是運動哲學研究偏屬應用哲學，能有效掌握哲學家的哲學方法，具有學科上的重要性。所以將基進反思作為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視見，如果能夠透過本文獲得釐清，更可以提供運動哲學有關運動身體經驗或運動存有學研究，一個貼身的研究方法利器。

三、研究方法

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直指非思是身體片刻不離的活動，是反思的基礎，也是構成一切人的活動，如時間感、空間感、活動感、語言、歷史、文化，甚而哲學、科學及世界經驗的基礎。身體寓居非思之中，片刻不能相離；非思既是反思的基礎，又是被反思的對象，就如同我們是觀看的人，也同時是被觀看的對象。由於梅洛龐蒂是在這條線上構築基進反思，如今我們要系統化重建基進反思，難免會進入一種將非思進行「知識分析」或「語言表達」上的困難。為了解決本研究基本上的難題，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性的哲學研究方法外，將特別具體使用文獻進路，呂格爾

的詮釋方法進路，²⁵以及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作為本文的研究方法。

(一)文獻進路

哲學問題的探討過程中，不斷有人從不同的角度生產問題、釐清問題，或提供答案。近年來，哲學界對梅洛龐蒂哲學的介紹及討論，有快速發展的趨勢，許多看法相繼出現，都是提供我們思考基進反思很好的參考。譬如說，劉國英在〈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方法〉文章裏，雖然沒有將基進反思作為論述的重點，但他卻很精采地釐清了梅洛龐蒂對胡賽爾現象學方法上的「形式討論」，對本文基進反思執行綱領的描述，頗有值得參考的地方。²⁶錢捷的〈本體的詮釋——析梅洛龐蒂現象學的肉體概念〉，題旨雖在指出梅式哲學的邏輯路線，是一種以「肉體」概念為基礎的現象學本體論，但是文章第一節關於「對反思的反思」，指出對反思的反思貫穿了梅式哲學，和本文有雷同的看法。²⁷另外，運動哲學許多經典的著作如 Eugen Herrigel 的《射藝中的禪》(*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²⁸Timothy Gallwey 的《網球的心靈遊戲》(*The Inner Games of Tennis*)，²⁹或 Adam Smith 的〈運動是一種西方瑜珈〉(*Sport is a Western Yoga*)³⁰等，作者們以體驗者的角度，透過敘說的方式，提出了日本射藝經驗的終極源頭是「它射」經驗；網球的學習和教練經驗的本源是「第一自我」(Self I，指的是心智，或告訴者)和「第二自我」(Self II，指的是身體行動者)間的交融或掙扎；西方運動心靈的本源經驗猶如東方瑜珈身、心、靈的契合，這些

²⁵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ed. & trans. J.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²⁶ 參見劉國英，〈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方法〉，240-251。

²⁷ 參見錢捷，〈本體的詮釋——析梅洛龐蒂現象學的「肉體」概念〉，《哲學研究》，5、6：31-35、53-61。

²⁸ Eugen Herrigel,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1).

²⁹ Timothy W. Gallwey, *Inner Tenni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³⁰ Adam Smith, "Sport is a Western Yoga," *Sport Inside Out*, ed. Vanderwerken and Wertz (Texas: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1985): 63-78.

作品指出運動是我們和世界維繫原始關係的極佳場域，可以說對基進反思意義的釐清提供了很好的示例。透過清楚的「問題意識」引導，整體全面進行文獻的探討，藉助文獻迂迴間接的幫助，可以帶動多元視角的取得，文獻進路是本研究三個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二) 呂格爾「採行距離」與「吸納會通」交互詮釋的方法

梅洛龐蒂的寫作風格，具有含混難明、相關兩義的特色，閱讀或瞭解上有一定難度；而本研究認為，基進反思具有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特性，也是不易分割、不易解說。因此本研究積極使用法國哲學家呂格爾的詮釋方法進路，對於所閱讀的資料或生存體驗，進行採行距離（*distanciation*）和吸納會通（*appropriation*）兩大主軸的交互運用，循環式（*circular*）或迂迴式（*indirect*）去了解相關著作：³¹一方面在詮釋梅洛龐蒂各時期的寫作、相關文獻的探討或生存實踐時，需要創造性地採行距離，使被詮釋的對象，能在某一距離之下，得到適當的觀照；另一方面，對被詮釋對象原始形成的時間、空間、文化、傳承、視角等，因為吸納與會通的緣故，更能感受到心靈、語言或歷史上的一體感，進入同享共謀的體會。事實上，本文第四節有關基進反思四重意涵的發現，以及每個意涵中兩兩相映元素的揭露，深入擴大了基進反思隱含的對比結構，可以說極大部分得益於呂格爾詮釋方法進路的運作。

(三) 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

進行梅洛龐蒂基進反思的系統化描述，有效掌握基進反思的基本精神是很重要的工作。如同梅洛龐蒂提到，「現象學的理解只能從現象學方法中獲得」，³²本研究也認為，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只能從基進反思獲得。

³¹ Ricoeur, Paul,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³²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5.

基進反思是追根究底永不歇止的反思，它要達到沒有任何觀念、分析的部分，回到知識之前的世界，也就是指向「非思」的經驗世界。根據梅洛龐蒂的想法，即使我們從事的是思想性的哲學撰寫工作，也免不了有著「非思」的纏繞，因此本文的進行，在文字化個人的思想的過程，基進反思一直扮演重要的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角色。缺少這樣「激進」的精神，沒有「基進」到原初狀態的決心，便無法真正貼近基進反思，也無法完成本文設定的目標。

四、梅洛龐蒂基進反思的重建

本文認為基進反思是梅氏哲學最主要的「方法」、「哲學」及「生存實踐」，適當地進行基進反思的重建，可為運動存有學提供極佳的理論入口，而本節的進行將著重在基進反思作為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圖像描繪。依此，本節將試著澄清以下二個課題：(1)如果基進反思是方法，它的方法綱領是什麼？(2)如果基進反思是方法—哲學—生存實踐，它如何展現其內在連貫性？由於本節的目標，是希望能「系統化建構」梅氏的基進反思，讀者群的設定，是體育學圈或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的愛好者，因此以下寫作，將減少哲學論辯，盡量進行條列陳述，以求讀者能在一目瞭然的前提下，進入梅氏哲學的曲折處。

(一)基進反思作為方法

本文認為基進反思，一直以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方式，出現在梅洛龐蒂不同的學術階段。本小節將集中在以基進反思作為一種特定反思方法，進行條列陳述，並以表格加以統整。這種作法，雖然不盡符合哲學寫作傳統，卻是筆者希望讀者可以快速掌握重點，在應用時能有所

依循的嘗試，不過以下的敘述，許多看似排列整齊的分類，其實都隱含著梅洛龐蒂強調思與非思、身體與世界、觸與被觸、可見與不可見……之間雙關兩義、交纏疊合的關係，分割只是不得不然的權宜之計。以下將從基進反思的主體、反思的對象，及反思的運作方式三個部分，來勾勒基進反思作為一種方法的圖像。

■基進反思的主體

追索梅氏的寫作，透過文獻的比對與推敲，我們大致可以說，人在進行基進反思時，具有四個特性，即(1)是涉入主體 (an engaged subject)；(2)是身體主體 (a body subject)；(3)是世界主體 (a worldly subject)；(4)是一個非「主」體的主體 (a decentered subject)。

梅洛龐蒂的哲學很強調「知覺」(perception)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個被知覺的世界，只有對參與(涉入)知覺的主體才有意義，因此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必然是個「涉入的主體」，無法和被知覺的對象截然分開，也就是基進反思的主體，不會是一個超然客觀的主體；而這個涉入的主體，是以「身體主體」的方式存在著，身體既是知覺的主體，也是可以被「知覺」(例如被看到、被觸摸……)的對象，身體是我們生活中，「知覺」與「被知覺」一起存在最根本的處所，梅氏認為我們實際經驗到的時間、空間、活動，甚至思想、語言、文化、歷史，可說都是身體處境的延伸，也就是基進反思的主體，是個身體主體；作為一個「身體主體」，人註定要對他人、別物、周遭及世界開放，互相溝通，所以人是一個「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是個帶著世界性、融入於世界的主體；最後透過文獻的閱讀、比對，我們不難發現，對梅洛龐蒂而言，人也是一個非「主」體的主體，因為身體既是知覺者，也是可被知覺的對象，人表面上以「人格」的方式出現，但實際上更多時候卻以「前人格」(pre-personal)方式存在於世，所以梅洛龐蒂提到，一個基進反思的人，經常是以「一個無名

者，沉澱在世界之中，還未被分化開來」³³的「身體主體」向世界開放，可以說基進反思主體是一個非「主」體的主體。

■基進反思的對象

基進反思的對象是什麼？梅洛龐蒂寫作裏最常提及的標的是「非思」，但仔細推敲梅洛龐蒂許多有關基進反思討論的段落，可以發現，他心目中的基進反思，除了要對「非思」進行反思外，也要對思與非思之間的關係，反思本身的特性，以及反思主體的特性，進行敏銳的反思。

- 對「非思」進行反思（on the unreflective）

按照梅洛龐蒂的意思，身體是我們與世界（包括他人、物、周遭環境）的第一接觸點，在接觸的過程，有「思」與「非思」伴隨其間，「思」是在可自覺的狀態下進行的，「非思」是在不自覺的狀態下進行的，它是身體一種自發的力量，會不斷逃離意識的有意掌握。對梅洛龐蒂來講，基進反思的第一要務，是要敏銳地反思經驗中「非思」的部分，並認清楚「非思」是「思」的根本（origin），也就是非思是首要的（primordial）經驗，思是派生（second-order）經驗。梅洛龐蒂針對思與非思經驗的描述，在不同的文脈裏，有過許多不同的描述方式，曾經在知覺（perception）、意向性、認知、分析、思想、科學、人格、歷史各個層面上，都發掘出其中活動於底層的非思成分。³⁴

- 對思與非思關係進行反思（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eflective and the unreflective）

單看梅洛龐蒂對基進反思的直接說明，會誤以為「非思經驗」是基進反思唯一且主要的對象，而且思與非思的關係是截然分開，兩邊不通氣的經驗。事實上，梅洛龐蒂之所以一再地強調非思的重要，不過是在提醒我

³³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201.

³⁴ 相關描述的彙整，請參閱表一，可以對梅洛龐蒂從非思與思衍生出的相關概念有一個整體的輪廓。

表一 思與非思經驗的對照表（筆者製作）

非思經驗	思的經驗
知覺（信仰）經驗 perceptual (faith) experience	認知經驗 recognizing experience
操作（中的）意向性 operative intentionality	意識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 act
前反思經驗 pre-reflective experience	反思經驗 reflective experience
前分析經驗 pre-analytical experience	分析經驗 analytical experience
前客觀經驗 pre-objective experience	客觀經驗 objective experience
前思想經驗 pre-thinking experience	思想經驗 thinking experience
前科學經驗 pre-scientific experience	科學經驗 scientific experience
前智性經驗 pre-intelligent experience	智性經驗 intelligent experience
前人格經驗 pre-personal experience	人格經驗 personal experience
前歷史經驗 pre-historical experience	歷史經驗 historical experience

們，傳統哲學、科學或胡塞爾超驗現象學，過於偏向思的強調，忽略了非思的重要存在，所以基進反思應該不斷反思回到思與非思之間的關係，分別給予適當的位置。尤有甚者，梅洛龐蒂在他後期的寫作《可見與不可見》，指出他早期有關思與非思的分辨，太過人為，進一步提出「肉身體現」(the flesh) 是非思與思的根源，思與非思在原始經驗中，是交纏不能分的兩個向度。

• 對反思本身進行反思 (on the reflection itself)

雖然基進反思強調「非思」的重新發現，以及思與非思關係的適當定位，但基進反思者不會天真以為，這是件簡單的工作。原因在於，反思經常是在「思」的狀況下進行，我們別無選擇需要用語言或文字，去描述不好認知表達的非思，或隱密不顯的存有經驗。所以梅洛龐蒂一再提醒，基

進反思永遠要把反思視為「問題」(problem)，³⁵除了要我們避免誤入傳統哲學、科學或超驗現象學獨尊「思」的反思外，也要敏銳知道，「反思」(reflection)原本就有「思」的本質，所以需要「基進化」，使之不要只停留在認知、分析或邏輯的層面，也必須進到不易自覺的「非思」經驗部分。

• 對反思主體進行反思 (on the reflecting subject)

做為身體與世界原始經驗不斷探問的基進反思，除了對非思經驗、思與非思的關係、反思的本質特性三者進行反思外，還要不斷地回到「反思主體」本身，通過重新發現自己，基進化基進反思。如前面所言，基進反思主體有四個特性，即涉入性、身體性、世界性及非「主」體性，而且這四種特性是彼此相關、共存共融的。譬如說，基進反思主體的身體性和世界性，使他無法自外於其它的身體主體、物體或周遭環境，因此具有涉入性；在涉入的過程，徹底進入原始經驗時，根本無法區分何者為主，何者為客（如同兩手相觸，無法分辨是左手觸摸右手，或右手觸摸左手），因而展現了反思主體所具有的非「主」體的特性。

■ 基進反思的行動綱領

既然我們在這一個小節，把基進反思定位成一種方法，也已經說明了基進反思主體的特性，以及基進反思的對象，現在我們不可避免地，應該說明基進反思是如何進行的；也就是說，究竟在從事基進反思時，有些甚麼具體的行動綱領？以下將從「回到認識與存在的基源」、「主動探求與被動提問」、「直接分析與間接推敲」、「有意反省與身體領會」四個具體的行動方式加以說明，它們其實隱含了基、進、反、思四個字標示的原始用意。

• 回到認識與存在的基源

探討宇宙或存有的起源，在西方哲學史上，有一個淵遠流長的傳統，

³⁵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62-63.

直到現代哲學時期的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他所發展出的現象學，也標榜要「回到事物本身」，尋找人類認識的本源，或梅洛龐蒂哲學強調要回到身體與世界接觸的原始經驗，尋找人類存在的本源，都有著異曲同工的傳承。相較於胡塞爾的認識論取向，梅洛龐蒂顯得比較存在論的關懷，但並未因此否定胡塞爾認識論現象學的理想，反而是希望透過存在經驗的揭露，建立一個更妥善的認識論。他認為人是因為以身體生存於世，所以能對世界開放，身體是我們與世界最原初的接觸點（是存在的，也是認識的基源），哲學就是要從這一接觸點上不斷更新經驗，而基進反思作為一種反思的方法，也要不斷地向這原始經驗復歸，進而「認識到」所有的思都是建立於非思生活之上，科學是因為前科學經驗而彰顯，語言是因「無言」（靜默）才能成其語言。不斷地往認識與存在的基源經驗復歸，可以說是基進反思第一個行動綱領。

• 主動探求與被動提問

回歸基源經驗的過程中，基「進」反思如何實現這個目標？在這裏，「進」可被理解成「持續不斷的釐清」、「鏗而不捨地尋找答案」或「努力地分析歸類」，指的是一種主動、積極、追求知識化的態度。不過與此相對，梅洛龐蒂還提出另外一種不同的作法。譬如他在《可見的與不可見的》³⁶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基進反思的實踐方式，是不斷地「提問」（interrogation）或「問」（to question），基進反思者藉由不斷問「我看到什麼？」、「我知道甚麼？」、「我經驗到什麼？」，讓身體與世界的原始經驗「被動地」呈現出來，「提問」就好像在召喚「一個尚未確定的存在的揭示」。「不斷進行提問」，是基進反思很獨特，卻是很基進地往原始經驗復歸的行動綱領。譬如，一個網球選手的揮拍動作，不只是靠著主動、有意

³⁶ 另外請參考梅洛龐蒂，《眼與心：梅洛龐蒂現象學美學文集》（劉韻涵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及〈哲學如提問〉（這是 Themes from th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52-1960, trans. John O'Neill,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70 中的一章）。

吸收網球知識，還要在無數次的揮拍行動中，不斷透過視覺和觸覺，「提問」手、球拍及來球之間，各種知覺存在樣態，被動地進行調節整合，集合形成了他的揮拍動作。主動探求與被動提問，是基進反思第二個行動綱領。

• 直接分析與間接推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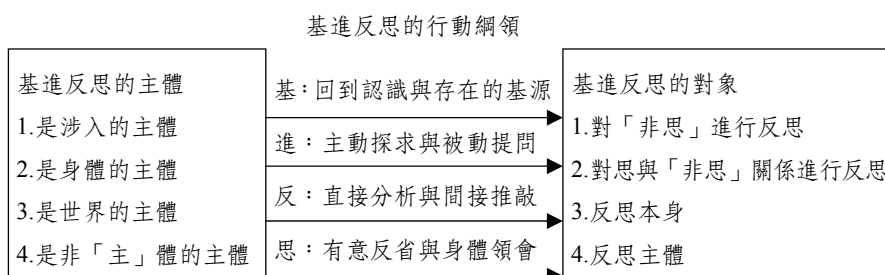
「『反』思」是現象學方法很重要的特徵，現象學家從事現象學研究，習慣在某一經驗出現時（如判斷、想像、回憶、預想，或遊戲、休閒、運動等經驗），會反身自問，產生這些經驗的當時，意識是如何呈現的？因此現象學方法不能停在直向的分析思考，而是要反身回到自身的意識活動。對梅洛龐蒂而言，基進反思在回到自身與他人、別物、周遭世界的原始經驗，返身回映的過程裏，由於牽涉到自身與世界（或我與他人、我與物……）雙向兩邊的關係，無法對單一各邊做窮盡的描述，所以經常必須採用間接或迂迴推敲的方式進行基進反思，譬如梅洛龐蒂會透過非思來推敲思；用截肢者來思考四肢健全者；以緘默來彰顯語言；或探問體驗中不可見的存有，是如何向我們顯現，又自身隱匿。透過「非思」、「缺席」、「空白」、「不可見」等事物的另外一邊，間接迂迴式地推敲，是進入實際經驗世界，必要的生存運動。因此，直接分析與間接推敲，兩者交互運用，各得其所，是基進反思第三個行動綱領。

• 有意反省與身體領會

基進反「思」一詞中，「思」所代表的意思，超越了一般所瞭解的「思」。首先，它強調思必然指向非思，思只是依存在非思上的派生經驗；其二，它指的不只是積極主動的探求、釐清、尋找答案、追求知識化，而且是一種不斷的提問，藉由提問讓不可思的非思，不可見的存有，被動式地浮現出來；其三，它不只是一種「直」思，而且是一種「反」思，所以經常需要透過間接迂迴的方式進行。此處「思」所具有的非思性、探問性及間接性，從行動綱領的角度而言，都指向基進反思是一種身體性的反思，而不

只是思想性的反思。思想性反思是有意地在認知的、分析的、邏輯的層次下，進行經驗反省；而身體性反思，猶如日常語言所說的體驗（lived experience）、體會、體悟、體知或體現，它帶有「生活其間」(living through)、親身經歷、包覆在身體中領會（comprehension）的意義。可以說，基進反思是有意反省與身體領會，循環往復的反思。事實上，從這個角度來看，運動場上的創意，不管是麥克喬登的投籃、老虎伍茲的高爾夫揮桿、費德勒的網球發球，或王建民的指叉球，都是運動員長期在教練教導或自我求知中，進行有意地反省，以及平常日復一日，不斷地操演練習下，身體領會的成果。

綜合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從圖一對基進反思方法的架構有個整體的掌握：



圖一 基進反思方法的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製作。

(二)基進反思作為方法—哲學—生活實踐三位一體

從前述有關基進反思方法綱領的描繪，我們可以發現，梅洛龐蒂給出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哲學方法：反思的主體不是一個超然客觀的主體，而是一個帶著涉入性、身體性、世界性、非「主」體性的主體；反思的對象

也不是知性探討可得的對象，而是和「非思」纏繞在一起，經常只能默會，不能言傳的領域；反思的行動則是在主動探求與被動提問、直接分析與間接推敲、有意反省和身體領會中，循環往復，臨近知識與存有的原始經驗。可以說，基進反思作為方法，提供的是一種貼近原始經驗，與原始經驗纏繞搓揉的方式，而不是與世界截然二分，進行超然客觀的審視，這樣的反思方式，顯然和梅洛龐蒂的哲學息息相關，無法分開。

終其一生，梅洛龐蒂在思與非思、意識與自然、身體與世界、我與他人、可見與不可見相關兩義之間遊走，放棄了純粹思想主體而關注含混的身體主體，放棄追求清晰、明確的哲學，而關注複雜的生活體驗，發展出他特色獨具的知覺現象學、身體哲學、體驗哲學、主體際性哲學、奠基於身體經驗的語言哲學，或後期以「肉身體現」(flesh)為主的存有學等，都可以說是基進反思不斷基進化的成果。基進反思成就了梅洛龐蒂的哲學，而梅洛龐蒂的哲學也讓基進反思，不斷地在哲學創作中，獲得實際操練的機會。

基進反思除了可以作為方法與哲學，它還具有強烈的生存實踐性格，它是一種在實踐中進行的反思，以融入實踐的姿態貼近實際生活經驗的豐富多采。根據梅洛龐蒂的看法，基進反思主體，不是一個超然旁觀的「我思」(I think)，而是一個存在於世的「我能」(I can)，不斷在實際生活情境中，和世界有著操作意向性 (operative intentionality)³⁷或身體意向性 (bodily intentionality) 的接觸，那是一種在實踐中運行的意向性的接觸，有別於純粹的意識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 act) 的接觸。操作意向接觸是一種實踐，或行動意義上的體會，不是知性意義上的理解，所以基進反思的進行，必須要採取體驗 (living experience) 的方式，來領會 (comprehend) 自身、他人、物及周遭之間的身體意向關係，可見基進反思和生存實踐是息息相關的。

³⁷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xviii.

真正說來，基進反思是以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方式，存在於梅洛龐蒂的寫作。作為方法的基進反思，不會是超然透明的工具，而是不斷提問、間接地推敲、用身體去領會，對原始經驗復歸的行動；作為哲學的基進反思，不會是純粹知性的探討，而是透過身體反思，發展出了風格獨具的知覺現象學、身體哲學、體驗哲學、主體際性哲學、語言學及存有學；作為生存實踐的基進反思，不會只作紙上談兵，而是要身體力行，在實踐中進行反思。方法、哲學、生存實踐，在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中，彼此依存、相生相長。

五、運動存有學隱然成形

上一節，我們透過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視角，重新建構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這中間，實蘊含對體育學術研究很重要的挑戰。當今體育學術研究蓬勃發展，不管是自然科學的運動生理學、運動力學或運動控制，社會科學的運動管理、運動社會學或運動教練學，或偏向人文學的運動史學或運動哲學，從基進反思的角度來看，都是從客觀或知性層面來研究人與運動的關係，而體育學術研究自我侷限於這樣理解運動是很有問題的，因為客觀和知性知識是建立在前客觀和前知性（即非思）經驗上頭，其所得的研究成果，代表的只是客觀和知性秩序事物，顯然不是真正的運動經驗秩序本身。從梅洛龐蒂的觀點可以推論，如果我們要「如實地」思考運動的科學、社會學、人文學研究的適當性問題，首先要回到人的運動實踐經驗「非思」性的身體感知，進而擴展到人與物（運動器材、設備）、人與他人（對手、教練、裁判、重要他人、觀眾）、人與周遭環境，以至人與運動文化和歷史的思與非思性的交流互動，由此所建立的體育學術研究，才是與運動實情維持適當關係的作法。

相較於體育學術的漠然，我們生活周遭，卻有成千上萬、為數眾多的人，透過運動，不斷與身體和世界作原始性的接觸，在接觸中產生源源不斷的意義。運動現場操練的身體，是有別於日常生活的身體，扭腰、擺臀、左撲、右閃、暴衝、急停……等等動作，不斷地形塑新的感官秩序，承迎著身心的交融或掙扎、人我的共涉或推拒、物我的交織或矛盾；看著對手、隊友、教練、裁判、球迷的身體，也是被人觀看的身體；選手身體「活出」激烈、殘酷、險峻賽事的當下，觀眾、球迷、友朋、教練，甚至整個體育場館，也不自覺展開自己的「身體」，迎合選手競賽身體的波動，彼此經歷著肉體結構的關聯性。可以說，運動人就是不斷在運動實踐現場裏，繁複激烈幽微的身體線索中，小心翼翼、鏗而不捨、旁敲側擊、不斷追問身體經驗本源的人。從這個角度來看，運動人好像是一個原創性十足的基進反思者，運動場域是梅洛龐蒂最理想的哲學場域。

站在基進反思的立場，我們不難發現，如果說一個體育學術作者，是以客觀或知性方式解釋運動世界；那麼一個運動投入者，就是以實踐體驗來簇擁運動世界；而運動明星，則是那些能夠把身體與世界的溝通，作淋漓盡致的展現，讓我們這些旁觀者，看到了一直存在我們身上，卻經常以「不可見」方式呈現的「真理」。譬如觀賞紅土網球好手納達爾（Rafael Nadal）的紅土賽事，他的快速移位、上蹬、奮力揮拍，是如此強而有力、十足震撼，使觀眾在剎那間把觀賞前對球星的知識、認識或預期，觀賞時現場得到的感動、感知或領悟，眼前球場的塵沙飛揚，眼下體內成串的記憶，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思與非思……，一股腦都融入身體之中，化作豐富多采的生活經驗。我們可以說，上述的體育學術人雖然與基進反思無緣，但為數眾多的運動人、運動明星、甚至運動觀眾，一直在實踐著神奇的基進反思，他們沒有基進反思的知識背景，卻仍然是基進反思的踐行者。果真如此，我們不禁要問，本文大費周章地「系統性建構」基進反思，所為為何？

的確，運動人、運動明星、甚至運動觀眾，可以說都是基進反思的踐行者，他們不需要有基進反思相關知識的介入，也可能體會到運動經驗的自然本性。但不可諱言，這種實踐體驗，是建立在梅洛龐蒂所說的「非思」上頭，那是一種身體性的、默會的、不易自覺的生活經驗，以致經常會被當事人無意間忽視，或如敝屣般地拋棄。這些既寶貴又豐富，卻不易自覺的體驗，如果能夠有基進反思綱領的引導，在非思與思、存在與認識、被動提問與主動探求、間接推敲與直接分析、身體領會與有意反省之間彼此相互參照，將更能逼顯出豐饒的運動經驗世界，充實當事人的內在生命，及外在瞭解。這樣看來，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可以促發我們重新思考身體、世界、實踐、理論、運動與體育學術的關係，讓運動存有意義的追尋，得到更深的沉澱與更清晰的揭露。

六、結語

近年來，梅洛龐蒂重要作品相繼中文化，用中文討論梅氏的專書、專文也不斷出現，吸引許多體育研究所學生，或為了深化運動經驗研究，或為了尋找研究主題，或為了抓住哲學思想的流行，相繼投入相關著作的研讀，在梅氏獨特、充滿創意，卻帶著隱晦、濃郁難解的文字裏掙扎，這對許多長期浸淫在科學或知性分析的體育人而言，確實是很大的挑戰，以致挫折不斷，結果往往更加深哲學艱澀難懂、虛無飄渺的印象。發生這樣的情形，是極為遺憾的事，讓人不禁要問，有沒有什麼便捷的方式，可以有效帶出梅洛龐蒂的哲學？而這也正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由此本文希望能用社會科學書寫的方式，來「系統化建構」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

坦白說，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一直是筆者須臾不離的生存實踐，不

斷地影響著筆者的運動實踐、³⁸體育教學、³⁹運動教練、⁴⁰或學術研究生活，⁴¹但過去卻從未想過將它單獨成為知性探討的對象，因為一件早已沉澱在身體裏的東西，要掏出來進行審視，用文字加以描繪表達，是一件讓自己感到害怕、沒有把握的事。果不其然，文章寫作過程，心情充滿著矛盾與不安。譬如，明知道梅洛龐蒂的基進反思，是要把「非思」的優先性貫徹到知性思考，強調生存的含混性優先於知識的明確性，批判簡潔的科學式表述是對真實處境的割捨。但是在進行各章節內容的鋪陳時，為了貫徹初衷，讓讀者可以方便掌握，仍不得不採取知性、精算的立場，將所有的討論，盡量停留在認識論的層面上；用純粹思考者的態度，進行分析說明；甚至企圖利用條列或圖表，讓意義的表達，盡量變得明確、透明。可以說，因為這些粗拙嘗試引發的內心紛擾，一直瀰漫著整個寫作過程。

此外，更加嚴重的是，某種莫名的自我懷疑，懷疑自己是否恰當地把握住梅氏哲學，不斷節節升高。寫作初期，原本預計對基進反思的掌握，只鎖定在梅洛龐蒂明示的「非思」上頭，所以基進反思作為方法的澄清，直接跳過「思想性反思」，一股腦往「身體性反思」推進；但是在進行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圖像勾劃時，驀然發現自己儘管逃出了「思」的牢籠，卻又掉進了獨尊「非思」的深淵；一直到進入運動實踐經驗的反省裏，逐漸明白了，運動員在基進反思中得到的最大效益，並不是在單純的「身體踐行」，因為那終究是難以自覺的非思經驗，極易被忽略或視為

³⁸ 參見劉一民，《運動哲學新論》（台北：師大書苑，2005），281-284。

³⁹ 參見劉一民，〈運動倫理研究外一章，以他者為中心的反省〉，《學校體育》，20.1（台北，2010.02）：67-72。

⁴⁰ 參見劉一民，〈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構——三色空間交往模式的發現〉，《運動文化研究》，1（台北，2007.06）：7-27；劉一民、周玉萍，〈運動教練實踐經驗的知識探索——窺見一位網球教練的知識世界〉，《運動文化研究》，4（台北，2008.03）：7-57。

⁴¹ 參見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索——主體性與創造性經驗的反省〉，《中華民國體育學報》，13：53-62；I-Min Liu,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tennis embodiment: reflections following Merleau-Ponty's 'dialectical look' of the lived body and the lived world," *Sport Studies*, 10 (Taipei, September, 2009): 7-28。

當然，唯有「身體領會」和「有意反省」並行不悖，思與非思交互溝通，才是梅洛龐蒂基進反思的真諦；透過運動經驗世界基進反思的幫忙，我突發奇想，直覺梅洛龐蒂不斷批判的傳統哲學反思、科學思維或胡塞爾的超驗現象學，並不是基進反思的絆腳石，反而是基進反思動力的來源；到此，方法—哲學—生存實踐三位一體的基進反思圖像，又一次經過改造，而有了新的面貌。

基進反思理論重建的完成，依靠了運動經驗跨刀相助，是寫作過程中，讓人窩心的一份驚喜。

參考文獻

- 余碧平，〈論梅洛龐蒂的肉體概念〉，《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上海，2005.05）。
-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著，《眼與心：梅洛龐蒂現象學美學文集》（劉韻涵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劉一民，〈運動身體經驗探索——主體性與創造性經驗的反省〉，《中華民國體育學報》，13（台北，1991）：53-62。
- 劉一民，〈接納運動技術的感召——走在絕對性和主控權的邊緣〉，《運動哲學新論》，台北：師大書苑，2005。
- 劉一民，〈職網陪賽經驗的知識建構——三色空間交往模式的發現〉，《運動文化研究》，1（台北，2007.06）：7-27。
- 劉一民、周玉萍，〈運動教練實踐經驗的知識探索——窺見一位網球教練的知識世界〉，《運動文化研究》，4（台北，2008.03）：7-57。
- 劉一民，〈運動倫理研究外一章，以他者為中心的反省〉，《學校體育》，20.1（台北，2010.02）：67-72。

- 劉國英，〈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方法〉，《中大人文學報》，1（香港，1997）：240-251。
- 錢捷，〈本體的詮釋——析梅洛龐蒂現象學的「肉體」概念〉，《哲學研究》，5、6（北京，2001）：31-35、53-61。
- 龔卓軍，《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台北：心靈工坊，2006。
- 鷺田清一著，《梅洛龐蒂——認識論的割斷》（劉績生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Barral, Marry Rose, "Merleau-Ponty on the body,"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2 (1969): 171-179.
- Gallwey, Timothy W., *Inner Tenni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 Herbenick, Raymond, "Merleau-Ponty and the primacy of reflection," *The Horizons of the Flesh*, ed. Garth Gillan,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 Press, 1973.
- Herrigel, Eugen,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1.
- Kockelman, Joseph J., "Book review on Calvin Schrag's radical ref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human sciences,"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12(January, 1981): 27.
- Kwant, Remy G., *From Phenomenology to Metaphysics: An Inquiry into the Last Period of Merleau-Ponty's Philosophical Life*, Pittsburg: Dequesne U. Press, 1966.
- Kwant, Remy G., "The human body as the self-awareness of Being," *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7.2 (Spring, 1968).
- Liu, I-Min,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tennis embodiment: reflections following Merleau-Ponty's 'dialectical look' of the lived body and the lived world," *Sport Studies*, 10 (Taipei, September, 2009): 7-28.
- Madison, Gary Brent., *The Phenomenology of Merleau-Ponty*, Ohio: Ohio U.

- Press, 1981.
-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Colin Smith, New Jersey: The Humanities Press, 1962.
- Merleau-Ponty, Maurice,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trans. John Wild & James Edi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63.
- Merleau-Ponty, Maurice, *Signs*, trans. Richard C. McClear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64.
- Merleau-Ponty, Maurice, *Sense and Non-Sense*, trans. Hubert L. Dreyfus and Patricia Allen Dreyfu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 Press, 1973.
- Ricoeur, Paul,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ed. & trans. J.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Schrag, Calvin O., *Radical Reflec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Human Sciences*, West Lafayette: Purdue U. Press, 1980.
- Smith, Adam, "Sport is a Western Yoga," *Sport Inside Out*, ed. Vanderwerken and Wertz, Texas: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1985.
- Smith, Joel, "Merleau-Ponty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Inquiry*, 48.6 (2005): 553-571.
- Toadvide, Ted, "Phenomenology and 'hyper-reflection'," *Merleau-Ponty: Key Concepts*, ed. Rosalyn Diprose and Jack Reynolds, Stocksfield: Acumen Publishing, 2008.
- Zaner, Richard M., *The Problem of Embodiment: Some 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The Hague, 1971.